

XIANG NU

湘女

刘佑平



文化艺术出版社

湘 女

刘佑平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湘 女

刘佑平 著

•

人民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257,000

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500 册

ISBN 7-5039-0736-3/I·363

定 价：4.90 元

序

陈达专

人到中年，而又碰上了一个让人忙得团团转的年代，要从从容容静下心来读许多小说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有人说，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悲哀，而我以为这正好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已进入正常的轨迹，像古人所说的“得其所哉”。

然而，再怎么忙，刘佑平的小说却不能不读。尤其是当他告诉我文化艺术出版社准备出版他的中、短篇小说集时，他那种对文学事业依然一往情深的神态，忽如一阵风来，在我心头荡起涟漪。当代中国，真正经不起经商热浪的冲击。文学——这位曾于新时期之初摩登一时的女郎迅速显露出历来薄命女子的运脚来，佑平却没有抛弃她，背离她。这样的忠贞不渝，实在难得。

在名声显赫的湖南新时期作家群中，刘佑平的名字远不为人注意。然而，因了文学创作潜力的所在，谁也不能把刘佑平的名字轻易地从湖南文坛抹去。他的中篇小说《小城一条街》、《湘女》，短篇小说《一棵绿色的树》、《三个故事，还有一个没讲出来》、《幸福只有这一次》等，最有影响的也不过只

1991/6/4/10 02

获了个省级青年文学奖，然而他的眼界、立足点与对人生世事的洞察力，却预示着一位大家的未来。

一种超出世人因种种欲求而滋生的自我人格锁圈之外的同情心使刘佑平无愧于“作家”这一称号。世人可以有虚荣、利己、嫉妒、轻浮、自大、刻薄甚至残忍、野蛮，作家虽也憎恶这一切人性的弱点，却不是站在一边运用如簧巧舌去嘲弄、辱骂一番了事，而是将那弱点的根由仔细地剖解，让人如照了“风月宝鉴”般地觉醒和顿悟，这便具备了一个当作家的“格”了。刘佑平小说中的妓女（《小城一条街》），知识分子（《饕餮氏的没落》、《幸福只有这一次》），船工、知青（《三个故事，还有一个没讲出来》）等各种各样的人生命运，总是给人一种悲剧感和压抑感，让人觉得出生活的沉重、生命历程的艰辛，教人自重与自珍。人生苦短，待到摆脱命运的捉弄，恍悟到自身的弱点，恐怕生命的历程也已走得差不多了。读佑平的小说，常常地便生出这许多的慨叹来。

刘佑平是邵阳人。邵阳古称“宝庆”，最有名的土产是一种朝天红辣椒，人称“宝庆辣椒”，那种辣，一般是受不了的。而邵阳人且天生都吃得这种辣椒，都有股子辣劲。刘佑平却吃不得宝庆辣椒，也没有那种形于外的辣劲。他的为人，据他的同事们反映也确实是厚道。说实在的，如果把中国人分成“官”与“民”，则“官”喜欢人“平庸”，而“民”喜欢人“厚道”。刘佑平在省里某一单位供职，处于“官”与“民”之间，却只让人觉得厚道，而不让人觉得平庸，这也难能可贵。至于他的小说，由于有了那种超常的同情心，更让人觉得厚道而不平庸了。

最后要谈到的，也许连佑平自己也不一定发现：他原是一位写女性性格和心理变化的高手。佑平的小说不像有的作家那样着笔粗犷，风卷残云，大浪淘沙。佑平的笔底功夫极细腻、能贴着人物的感情脉络深入浅出，其中尤以《一棵绿色的树》、《幸福只有这一次》、《湘女》，为佑平写女性的佳篇杰作。

我不想在这里空喊诸如“伟大的时代造就杰出的作家”之类的口号，以佑平的厚道，听了这些口号也会脸红的。佑平还只有37岁，从发表处女作至今不到十年，对于时代还有一个认识过程。目前所有的，只是对人生事业的执著和对文学的忠诚，这也许是成长为“杰出的作家”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也许会奇怪，在谈一个作家的小说创作时会闭口不谈他的小说语言。不谈，是因为我不想谈。中国是一个诗的王国，许多作家的惊世之作沾诗的光多矣。佑平写小说，为什么不也去多吸取些诗的长处呢？可以沾光而不去沾，这就近乎吃亏了。

1989年3月于株洲悟斋

目 录

序	陈达专	1
三个故事,还有一个没讲出来		1
一棵绿色的树		14
第22号病室		33
幸福只有这一次		49
七八里,九十里……		69
饕餮氏的没落		82
白果树诗情		90
我们都是同学了		98
星星,神秘的星星		111
说不清楚的事		120
一个生者在世时不能讲的故事		130
黑壳电话机的奥秘		141
写在五线谱上的休止符号		154
星期天,在一个家庭里		165
银手镯		182
猎枪上,那第七颗铜花……		194

女工陈秀娥	210
蜕变	223
同道	235
情种	243
殉情	259
小城一条街(中篇)	266
湘女(中篇)	326
后记	393

三个故事，还有一个没讲出来

“狂风怕落日。”像铁板一样的灰黑色天空，开了个窗口大的眼，耀着炫人的白光，死死地罩在湖面上，万籁俱寂。浑浊不清的湖水犹如一塘臭水，散发出一股呛人胃口的腥味。

湖中有一艘挖泥船，两层楼房般高，倾斜着，两根一人粗的定位桩立在水中，承受着最大的负荷力。船尾与300米外的堤岸间，由浮筒托着一根长长的泥浆输送管道，摇曳不定，发出“咣当”的撞击声。

此刻，船上有三个人。

35岁的船长王太明，一身水淋淋的抱腿坐在绞车盘上，木然地，一动也不动地想着心事。黄昏时的光晕由强到弱，正淡了……

机舱门打开，年轻黑瘦的机手曾小飞手在裤裆里掏着，扶着栏杆站在船舷边，半个屁股向着王太明，往水里屙尿，嘴里嚷嚷道：“碰鬼么！饭没吃口，水没喝口，也还有尿屙哇。”

“哎，”王太明心烦，骂道，“怕是烂了尿泡，屙泡尿比放坝水还长！”

“嘻！”机舱的圆窗口探出个乱蓬蓬的长脸，偷笑一声，又赶紧缩进去。

曾小飞抖抖身子，笑道：“宝生，你笑么？要是眼红，我就留

两口给你抵饿。”

王太明想笑，脸部肌肉抽搐了几下，却笑不起来。人疲乏过劲了，别说笑，就是连脑子多打几回转，也觉没力。

淡了的黄昏时的光晕，变灰，变黑了……他打了个寒颤，黑眼睛里露出一丝惶恐不安的神色。生活船没动力，停泊在堤岸的港子里，平时往来是靠划一条小舢板。昨夜风起，小舢板刮走了，三人只好眼睁睁地困在船上。难道今夜里？他凭着在湖上干了15年的经验，有一种沉甸甸的预感压在他心上。当然，他是极不愿意继续想下去。等这场风浪一过，就该轮到 he 回船队基地休假了。一想到妻子那张甜蜜的笑脸，一股酥心的暖流便在心底微微荡漾开来。他在笑，棱角分明的嘴角在愉快地蠕动着，品味着来自心灵深处的幸福。就在这一瞬间里，天色急骤地全黑了，森森的惨人，连船舷边涌动不安的湖水都瞧不见了。

王太明有点懊丧，却无可奈何。像是喝醉酒的汉子，挪着麻木的腿从绞车盘上下来。机舱的圆窗口亮着火光。

谁也不说话。

油盆子里窜起一尺来高的火焰，暗红，有滋滋声响。舱里弥漫着一股冲鼻的柴油机烟味。久久地，三人像石雕像，各自摆着姿式不动。一扑一闪的火光在他们脸上、身上跳跃，怪模怪样的。

渐渐地，油盆里的火焰矮了半尺许。斜躺着的曾小飞，只是伸伸蜷缩的腿踢下正耷头闭眼坐着的宝生。那意思很明白。

宝生没有睡。他那双眼睛受不得火光，见久了就要流泪，不好受。这是他顶职之前在乡下烧瓦时落的毛病。没等曾小飞踢二下，他就乖觉地起了身，拿坨棉纱在柴油机油桶里浸浸，往油盆里丢时，偷眼瞟下船长。平素，谁要是散泼了一滴油在地上，王太明都要剋人的。

王太明一直就双膝抱拢地坐着。宝生见他没何表示，便放心地把棉纱丢进油盆里。那一下，火焰陡地蹿起尺许高，爆出急促的滋滋声响。“油里有水。”他自语道。

王太明点点头。不看他。

宝生笑得现板牙。在船上干了两年，大家都说他笨，可人勤快。这下，仿佛伟大了些，眼睛见火，也不觉痒了。他还想说话。

“也不知道现在几点钟了？”

宝生吃了惊，脑子里才想的，就这么轻快冲出口。他赶紧抿住嘴巴。

“鬼知道！”曾小飞嘟囔一句。在船上干活不兴戴表，反正8小时一换班。他有点昏昏然，想睡了。

突然，王太明说：“管它几点钟，今晚谁也睡不得，要打起精神来。”他黑眼睛很亮，即便是在乌漆巴黑的夜里，都能看见它的光彩。曾小飞闭眼搭话：“不睡？抱老婆亲嘴罗。”按哥儿们话说，曾小飞和宝生还是“处男”呢。王太明笑笑，不在意：“我们每个人讲个关于自己的故事，不准编假的。”

“这？”宝生感到很新鲜，狐疑地问，“自己有什么好讲罗。”

王太明兴致正浓，说：“比如，就讲讲你跟妹子谈恋爱的事，也是有味的嘛。”

这话倒是勾起宝生的一件心事，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曾小飞的兴趣不大，但他知道真要睡下去是不行的。鬼知道到了半夜还会不会起风呢？他抬抬眼，懒慵慵地说：“要讲你先讲。”

王太明手上拿把螺丝刀在油盆里翻翻，火焰亮些，“我讲吧，那……”声音平缓、低沉，略有沙哑，然而这并不影响人的情绪。

1967年7月，我初中毕业，才17岁。我们别无选择，四男一女结伴来到大连山的杉木冲落户。

那四个男同学我就不介绍了，要讲的是那个女同学。她叫严卫红，是一个单单瘦瘦的姑娘，与我一般年龄，她家里姊妹多，姐不下乡，16岁的弟弟就下乡。这是政策。我们的住屋是间旧仓房，在屋中用板壁子隔开，她一人占了三分之一。我们都乐意。知识青年喜欢抱团，大有相依为命的味道。她很勤劳，又稳重，我们这个大家庭就全由她一个人操劳，洗衣做饭，喂猪种菜；我们四个男的就出队上工，挣来工分算五人的。夏天里，晚上我们就在屋坪的白果树下歇凉，烧上一堆苦艾叶熏蚊虫，严卫红就坐在我们旁边，含着笑，听我们吹牛皮，手中的蒲扇轻轻摇，一直把我们摇睡着了。降露水了又把我们一个个喊醒进屋去睡。冬季山里不干农活，但那时兴学“哲学”，写篇文章记个工，生产队就我们几个知青狠，一天一篇，大家照抄，工分赚得蛮轻松。没事了，我们就烧毛栗子吃，山上多的是，用背篓背，一把把地埋在柴火里，熟时香味扑鼻，腾起的柴灰扑人一脸，一阵哈笑声中也夹杂着严卫红清脆的笑。

那两年多里，我们的日子很快活。

大家都嚷着：一辈子都不散伙。

严卫红只是抿嘴笑。脸颊起了桃云。唉，我们竟瞅着她傻乐哩。虽然我们是同一年龄的人，可又有谁能理解一个姑娘的心呢？

有天，从山上收工回来。在路上碰上队上一个叫“长嘴婆”的女人，她背一大篓的猪食菜去塘边洗，不在乎我是男人，撩起蓝布褂子揩汗，一边诡谲地眨着没睫毛的眼皮说：“王‘知青’，你们瓦屋里的那个‘小娘娘’在与毛伢子对象喃。”

她没说完，我就开心大笑。笑得“长嘴婆”发恼，一嘴黄屎牙冲我一脸臭气，说：“笑你个脑壳，只当老娘放个屁！”一边说，一边下了山塘。

本来就是放屁嘛，我开心想。回到瓦屋，我还当笑话讲给他们听，大家哈笑得在床上打滚，可我忽然发觉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严卫红的脸色是白的。她不笑。那晚，她连碗都没洗就上床了，说是头痛。第二天一早见到她时，脸色憔悴，眼神失去光彩，见了我们就勾头去灶屋。我们想不通，不知是何事伤了她的心？那天收工回来，她不在屋里，饭菜弄好摆在桌上，一双筷子压张字条，“我出门有事，吃饭不要等我。”是严卫红写的。

难得打回牙祭，腊肉炒干笋吃在嘴里不香。白果树下的苦艾叶堆燃了好几次，总是熄，不顺人意。夜深了，蚊子围着咬，我们也不肯回屋睡去，眼巴巴地坐在青石阶上，望着漆黑的山路，个个心里都有点怕，怕什么？说不出来。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我们抱头弓背地睡着了，忽然有只柔软温暖的小手

把我们摇醒，是严卫红。她回来就好了。那一夜，只有我听见她躲在被窝里偷偷哭。

莫不是她？我不敢想下去。第二天，她眼睛肿红，看见我们抱肚子上厕所，知道是昨夜里受了凉，显得不好意思，一清早就上山扯回一大抱鹅掌草煎汤，要我们当茶喝。

谁想天断黑，对门的包谷田里斑鸠子一叫，严卫红又出了门。

这下，我再蠢，也知道“长嘴婆”的话不尽是屁话了。我们仿佛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决定今夜谁也不准起来开门，一定要给她个厉害瞧瞧，知青贱到要嫁乡巴佬了？丢人羞！

大瓦屋的门用杠子顶住。我们躺在蚊帐里，睡不着。是多久了？不知道。她来了，很轻，是踮着脚走过来。我一下兴奋起来。门被轻轻推了下，稍许，又略加重些力气，仍纹丝不动。我在蚊帐里偷偷笑。

“太明，请开门，太明——”

她低声哀求我。

哼！你就是哭！我也不会开门的。

……脚步声远了，听不见。

我的心猛地一阵抽搐般的疼，像是疯了，从床上奔起打开门，只见深深的山路上有一点光亮在飘。她走啦！

第二天一早，一个黑壮巴实的后生默不作声地把严卫红的行李一扁担挑走了。他就是毛伢子。

“后来呢？”宝生趁王太明讲话歇气的空隙，迫不急待地问。不知道曾小飞何时丢了几坨浸油的棉纱在油盆里，火光

很亮，热气炙人。他两眼望着王太明不转动。

王太明眼睛里闪烁着的泪光与火光融汇在一起，光焰灼灼。

严卫红与毛伢子结婚了。我们知青都没去贺喜。按山里风俗，毛伢子家打发人送来半边猪，一罐米酒，四只鸡，一百个鸡蛋，还有四十斤米粑粑。我们大瓦屋是她的娘屋呀。可我们没有受下这份厚礼，原样挑了回去。有人告诉我们，严卫红看到挑去的东西又原样地挑回来，她一下就昏过去。从那后，我们的大瓦屋也就散伙了，各自一方，关于严卫红谁也不再提她了。

到了七八年，有天，我家里来了个乡里客，他还带来个6岁多的小男孩。他呐呐地告诉我他是严卫红的丈夫毛伢子。还把小男孩牵过来喊我做“伯伯”。

我吃了惊，忙问：“卫红人呢？”丈夫、孩子都来了，是不是她怕羞？这些年来，我忘记了许多的事，可是唯独在严卫红结婚的事上，我有愧，我伤了她的心，总想找个机会向她道歉。

毛伢子苦笑一下，说：“唉，卫红在生这个孩子时就难产死了。”我懵了，冲动地抱起孩子，心里酸楚楚的，不知怎么说才好。

毛伢子忍住悲伤，如释重负地说道：“王‘知青’，卫红临落气时留句话要我捎给你，前几年山里穷，出不得远门。现在好了，我就带孩子出来找你们，也算是了却孩子他娘的一桩心事吧。”他略一顿了顿，黑红的脸上放光：“卫红她说，她对不起你们知青，请你们原谅她，要不然她死了也不得安宁哇。”

我的心仿佛是被尖刀深深地刺了一下，血在滴着，在这个世上，卫红虽然死了，但她的话还能有人替她传下来，可我这个活着的人，却无法向她讲了。唉——

王太明讲完了。他的脸色呈着痛苦的表情。曾小飞发着感叹：“做人难啊！”他双膝抵住下巴颏，暗红的火光映着他沉思的瘦脸。船在摇晃，火焰就像是个精怪，忽地把人身影拉得长长的，忽地又挤得扁扁的，穿过防水门传进来的响声——波浪撞击船体，闷重叩心。

起风了。

“船长，”曾小飞一直沉浸在王太明讲的故事当中，心血来潮，抬头说，“在那个年纪的人谁不干一两件荒唐的事呢？你放心，没有人会责怪你的，你这样一辈子下去地折磨自己，严卫红在天之灵都不安然啊。”

王太明从心底感谢曾小飞的劝慰。他对他并不怎么了解，三个月前才从别的船调过来，说是犯了错误。他到船上后，整日阴沉着脸，很少与人来往。

“我讲吧，也许你们知道了，可我还是想讲……”曾小飞有了兴致，要讲。

我以前工作的挖泥船的管道工叫张长顺，有宝生这么高的个子，是从农村娶的老婆，还有个4岁的伢儿。张嫂人好，待丈夫是敬菩萨样的，长顺师傅回到屋，热饭热菜端到手上，就连洗澡水都是不烫不凉地备好了。船上人哪个不说他是好福气哇！

唉，可惜好人命不长啊。我不是在讲迷信。

那是前年的4月，船在红旗垵子挖泥，我和长顺师傅是一组。那天是上零点班，一夜无事，到了天亮，也就是我们快要下班的时候，突然，升降臂的卡盘不转动了，高高地举在半空中。我是机修工，检查后发现是齿轮咬过了头，这毛病是常有的，只要用螺丝刀归正齿轮槽位，就没事了。

我躲懒，不愿去工具箱里拿，就喊正在卷喇叭筒烟的长顺师傅，要他递把螺丝刀给我。

长顺师傅人好，一喊就动，飞快地拿把螺丝刀来了。今天是轮到他休假了。他昨夜里笑眯眯地告诉我，他满生日，婆娘在屋里办了酒菜等他，约我一起去喝杯。我答应他。

我接过螺丝刀就蹲下身子，长顺师傅没走开，而是对着像是从湖底跃出的太阳打了个长长的呵欠——他心里是好快活啊！

就在这时，我手上的螺丝刀还没有去动齿轮卡盘，突然间，卡盘的齿轮松动了，没容得我张口，升降臂像是被人一刀砍下的断臂，从半空中跌落下来，长顺师傅连哼都没哼声，脑浆四溅地扑倒在甲板上，他嘴上含的喇叭筒烟正飘着袅袅烟雾哇。

当场，我晕过去。一个月里，夜夜讲梦话：该我死，不该长顺师傅死的。这起事故虽然没有给我处分，可我是有罪的。瞧瞧张嫂那撕人心肺的嚎哭，我心里在剜血。

从那后，我就像长顺师傅在世时一样，每月的工资留下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外，其余全部送到张嫂手上。她不要，我就跪在她面前，一直到她接了钱，我才起身。一有休息的日子，我